



## 戾气与柔情

◎晓雪



有一个年轻人蹲在路边呕吐,时间刚刚过午餐之后。一对母女走过。无法描写母亲的容貌,怎么说呢?是那种大众脸,五官和脸型倒也端正,只是嘴角、眉梢都嵌着被生活教训挑唆的痕迹,或者说有些许戾气吧,偏见和固有印象的傲慢与戾气。

只见她紧皱眉头,眼神嫌弃而蔑视,肌肉也因为愤怒而有些痉挛。年纪轻轻,为何要让自己成为酒鬼?母亲的态度显然影响了身旁的女儿,女儿也向年轻人投来鄙夷的一瞥,然后她们就逃也似的远离了这个年轻“酒鬼”。

年轻人非常难受。原本只是身体不适,现在却感到身心俱疲,简直就要栽倒在路边。他因为三叉神经过于敏感,常常会无缘由地头痛,每当头痛像幽灵似的出现,他就地一阵恶心呕吐。刚才,他不是因为醉酒,恰是被头痛突然袭击。母女俩不发一言,但她们目光里的戾气深深刺痛了他,他的浑身都在战栗。

戾气是一个有着广泛内涵和外延的名词,明着的戾气无非嬉笑怒骂、口诛笔伐、干戈扰攘,暗里的戾气则如暗礁险滩、暗流涌动,它包括而不限于铁石心肠、偏见误解、主观臆断,以及一切无法得见真相和光亮的人心复杂。

戾气的生长是合理的存在,然而戾气的淹留却是可怕的。如何能将植根于人性深处的戾气消解,甚至化为柔情,这之间有一段漫长和艰难的路程,大多数人都只是麻木而迟钝的行者,但有一些人却真正拨开了重重冷雾,站在了高处。

捷克诗人基里·沃尔克有一首短诗叫作《谦逊》,他写道:我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至成为地球上最小的那一个/在夏日清晨的草地上/我将手伸向最小的一朵花儿/我藏起我的表情低声道/我的孩子,不穿鞋,不穿袍/上天会用手支撑着你/手中还凝着一颗晶莹的露珠/这样才不会毁坏它的高楼大厦。

卡夫卡对其深深着迷,他说它是一首好诗,字里行间充满了友情与爱,虽然诗的本身还表达了一种期待和信任,不管是对这个世界的还是对自己的,但诗歌的主体旋律却总是体现出一种柔软到近乎小心翼翼的谦逊,不仅是诗,更是诗人的谦逊和柔软。

这似乎也为他关于作家的一段评述做了注脚。他说:“把作家描述成一个脚踏黄土、头顶苍天的高尚伟人只是小资产阶级由隐秘的愿望而滋生出来的幻想。事实上,作家总是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更渺小、更软弱。”

对于卡夫卡这段文字的理解,我们需要一点反向思维,我们还需要一点点识破谦辞或者他内心里的苦闷的能力。“渺小”和“软弱”也许就是写实,因为作家对于艰辛世事的体会更深切、更激烈,然而他又像只“笼中之斑斓小鸟”,翅膀是枯萎的。不仅如此,因为作家的“渺小”和“软弱”,他甚至也会随时遭遇权力和暴戾的欺凌。

但若只是将“他”的渺小与软弱理解为就是渺小和软弱,那也一定是肤浅和敷衍的,我倒更宁愿解读为是“他”的一种谦辞和理想,渺小非渺小,乃是谦逊;软弱也非软弱,是柔软,而最终的目标是给这个世界多一点柔情,因而少一点戾气。

同游  
◎李斌

紫琅诗会

精短小说

## 思念染夜

◎澜波

墨黑,疯狂地  
笼罩住整个世界  
和肃穆的寂静  
一起缓缓地填塞人间

思念故土的滋味  
拼命挣脱束缚  
狂野地游走在  
黑暗无边的角落里

突如其来地  
满屋夜色染满  
想念的眷眷情深  
毫无半点的疏漏

## 回馈

◎文娟

二十年前,幸福村被馅儿饼砸中似的,突然收到一笔来自他乡的捐款。为此,村部专门召集会议,根据留言,将款项全部用于村道改造。那时幸福村还是黄泥路,雨天一洼洼泥浆水,晴天一坨坨泥疙瘩,村民叫苦连天。

水泥路通车那天,幸福村彩旗招展,锣鼓震天,比年节还喜庆。难怪呀,率了全乡之先呀。村民们引颈张望,电视台来了,却没等来那个神秘的捐款人。有说是一去不返的老兵后代;有说是回城的知青;有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摊上这等好事,是全村人的功德。想想看,偌大的幸福村,哪有谁偷过鸡了摸过狗了,别提骇人的杀人生放火了。村民摆着文明的腔调,尽拣好听的吹。尽管心里头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村民不是神仙,也有凡人的七情六欲。比如,张三羊圈里丢过羊,李四鬼一样敲过孤身女的门。至于那桩悬案,更不能提及,家丑不外扬,不能叫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说来说去,幸福村是个要面子的村。

无论如何,幸福村不是从前的幸福村了,富不富另说,单从村民走路姿势来分析,以前低头看脚,现在抬头看天,仿佛在等馅儿饼。

大概十来年的样子,馅儿饼果真又一次砸向幸福村,不偏不倚、稳稳妥妥。同样匿名,只是留言不同,希望幸福村创办敬老院,免费供养八十岁以上及未满八十、但已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以起居方便的单层建筑为主体,以白墙黛瓦为主色。

新任村长是土生土长本地人,

修水泥路那会儿尚在念书,曾以匿名捐款为题材写了篇作文,可谓崇拜有加。一点不敢怠慢,连夜召开村委会,指定专人负责此事。

家家有老人,人人会变老。村民纷纷响应,搬砖的搬砖,扛瓦的扛瓦,历时百余天,一幢前有池塘、后有竹林、宽绰疏朗、游廊连接的四合院如期竣工。

这下可好,一些未满八十的老人掰着指头,天天跑敬老院,甚至坐着、躺着不愿离开了。邻村的老人羡慕煞,跑来打听,希望幸福村能够开恩。电视台闻讯而至,这次,不是一闪而过的三两个镜头,而是为时一刻钟的专题报道。一夜之间,幸福村名满天下,连流浪的小猫小狗也奔着鱼味肉味而来。

只村西头八十有一的陈老太不肯挪步。村长拿着花名册来过几次,陈老太仿佛没听见,自顾原地转圈儿。前儿媳也从其他村赶过来,劝她搬去敬老院。陈老太看看前儿媳,看看不远处的敬老院,眼泪珠扑簌簌,颤抖着嘴皮说:“这畜生……这畜生……我没脸皮享这福!”

陈老太是没福,前儿媳在她屋檐下生活数年,没诞下一儿半女,到别人家才一年,就开了怀抱了娃。这不,娃快二十了,看见陈老太,一口一声“好阿婆”。陈老太欢喜是欢喜,笑起来比哭还难看。

若唯一的儿子不弄出那桩悬案,陈老太可谓人上之人。

陈老太早年入党,曾担任村妇主任。男人生前也是方圆几十里响当当的人物。儿子自幼顽皮,马马虎虎念完中学,依仗背景混进村部。村毛纺厂开业,立马钻进厂采

购科。这个扬言“对供应商来说只认采购不认厂长,所以宁做采购不做厂长”的儿子,只用三年时间,挤走了原厂长。而且,风光无限地娶回个百里挑一的厂花妻子。

儿子三十生日那天,陈老太摆端正宴席,从天白等到天黑,不料等来儿子携款失踪的消息。难以置信的是,儿子还带走了那个矮矮胖胖的女会计。

陈老太一夜白头。

断了资金链的毛纺厂,说垮就垮。愤怒的村民联合起来,试图找陈老太讨要欠发的工资。陈老太不愁吃不愁穿,成千上万倒是砍头也拿不出。生性要强的她答应慢慢还,有一点还一点。无奈男人经不起打击,一病不起。直到幸福村家家户户竖起漂亮的洋楼,只剩她家两间小平房时,村民终于良心发现,给她送吃的送穿的。是呀,大伙儿都幸福了,不能丢下她一个不管呀。

陈老太是越来越老了,拄着竹棍的身躯除了皮和骨头,捏不出一两肉。不管谁问到底九十还是九十二?她伸出三根枯枝样的手指,一律说三十。

某天,她仍像往常样弓在屋檐下,仰着脸孔朝村口张望。村长小车过来了,村长说:“陈阿婆,猜猜谁来信了?”陈老太浑浊的眼神瞬间发出清亮的光。村长说:“你儿子要带老婆孩子回来办企业。原来,先前的路、先前的敬老院都是你儿子的捐款。”

“这畜生……这畜生……我等了他三十年!”陈老太一激动,竟晕倒在地,笑容灿烂。